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八十七回 不顧大義殺夫事仇 為踐前言縱囚歸國

十分精細使五分，收留五分與兒孫。 若還精細都使盡，後代子孫不如人。

話表仇裡紅被咪飛雲怒目而視，惡語相加，不由怒罵曰：「爾這行為必是上陣時看中了南朝男子，不然向來沒有這樣情形，今來到南朝疆界，忽將本宮如此看待。須知本宮乃是堂堂大丈夫，斷不能使爾如此行為。若果你生了異心，不妨同你到父王前辯論明白。」飛雲聞言大怒，即起身將所坐交椅推倒，手指仇裡紅說：「你無須自命不凡，你須知俺乃是金枝玉葉的皇姑，配你這粗蠢不堪之輩，就是俺看中南朝蠻將，與你又有何干？好一個殺才，你焉能奈何我？」仇裡紅聞聽此言，勃然大怒，罵曰：「好一無恥賤婢，你還自稱皇姑，自古以來那有公主去偷漢子？你既這般無恥，你可知俺仇裡紅與你有夫婦之分，這佩劍與你無夫婦之義。你雖是金枝玉葉，我之劍不能饒你。」飛雲聞言，怒不可遏，曰：「爾之言唬誰？爾有劍，我豈無劍？爾如不服，俺與你試一試，決一雌雄。」仇裡紅大怒，便順手執劍。飛雲見仇裡紅拔劍，自己也急拔腰中劍執在手中，卻不顧大義，向仇裡紅一劍砍去。仇裡紅措手不及，一顆頭顱砍落在地。可憐番邦的駙馬，因生得面目不佳，竟被乃妻所殺。飛雲時下拔去眼中釘，肉中刺。那一班宮女只唬得戰戰兢兢，不知所措。飛雲喝道：「你等何必如此害怕驚懼，我將駙馬殺死，與爾等無乾。一人作事一人當，斷不帶累爾等受罪。爾等且將這後營門閉了，不可洩漏風聲，本公主自有主意。」眾宮女那敢違悖，閉了後營之門。飛雲飭眾宮女把仇裡紅屍身掩埋了。遂向眾宮女說：「爾等聽著，適才駙馬進後營，與本公主爭鬧，出言無狀，本公主一時性起，將他殺死。雖然把他埋了，明日父王知曉，必有一番責斥。想吾國興兵犯南朝境界，奪取南朝天下，原是非理之事。本公主不如同爾等一齊歸順南朝，尚可望有些好處。爾等若不願降，本公主佩劍尚在，爾等之命就在傾刻之間。願降願死，速速言來。」眾番女見問，又驚又怕，皆知飛雲性情不好，若惹惱了他，只有死無有活。若言不降，必然也是劍下亡身。遂齊聲言道：「婢子們皆願隨公主娘娘投降南朝，我等只知有公主，不知有他人。」飛雲聞言，遂曰：「爾等既願隨本公主去投誠，可速把前日擒來的那四員將官放出，令他等前來見我，本公主有話與他等面談，不可誤事。」眾番女一聲答應，來至囚車之處，走近囚車前，將以上之言向胡達等四人說了一遍。四人一聞此事，心中驚訝，暗想：「好一個滅倫背義的丫頭，竟將親夫殺死，去投我邦，真是罕有罕見。且不管他，只要我等四人回城。」遂贊道：「好一個能明大義的公主，竟肯投降我國，真是女中丈夫。既然如此，快放我四人出囚，同你等去見公主。」眾番女即刻把囚車上的鎖開了，放出四人，帶領四人走進內帳。眾番女先回稟飛雲：「南朝四將業已帶領前來，現在帳外候示。」飛雲吩咐令他等進帳問話。眾番女復又出帳，將胡達四人領進帳。飛雲一見四人進來，便起身迎接，口稱：「四位將軍請了，前日冒犯虎威，多多得罪。只因兩國相爭，各為其主、不得不偶爾作劇。今因駙馬仇裡紅出言不遜，本公主一時性急，誤把他身亡劍下。恐為狼主知之，必然科我之罪。因思南邦大國元帥深明韜略，我邦與之對敵，不過是負%之勢，終久必亡。本公主又因畏罪難逃，思之再三，故而決意歸降大明天子。而又慮薦引無人，故此請四位將軍作為薦引。本公主把仇裡紅的首級帶去，以為進獻之忱。不曉將軍等尚肯容納否？」胡達等雖暗恨飛雲滅倫背理，口中卻極力誇贊：「公主深明大義而識時務，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甘心投順，真不愧女中豪傑，巾幗英雄，實欽佩。我等作一介紹之人。既然公主決計，不可遲緩，緩則生變，反為不美，宜速行為上。」飛雲曰：「眾位將軍所言，甚合我意。」就帶了十數名貼身宮女，並把仇裡紅首級用包裹包好，掛在身旁。令宮女拉來十數匹馬，與胡達四人並各宮女騎坐，自己也上了馬，一齊出了番營，往城門而來。

且言蕭子世至夜間向李元帥曰：「某適才卜得一課，算定四將同咪飛雲於今夜五更時分一同回城。元帥可令桑賢弟領各營兵卒出城迎接。咪飛雲此來，不但胡達四人得以生還，還殺卻番營一員大將。桑賢弟這一件功勞，是從風流中而得。此等姻緣恐其不能十分美滿，然亦是五百年前注定，勉強不來。」李廣問：「難道是一段惡姻緣麼？」蕭子世口呼：「元帥此時且不必問，日後自然知曉。現在但請傳令桑賢弟速帶兵隊迎接。」李廣也不再問，當即傳下令去。